

刊叢作創學文

忠王李秀成

歐陽予倩著

刊叢作創學文

成秀李王忠

劇幕五

歐陽子倩著

大傳典藏社

一九四九年八月新二版

基本定價六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文 學 刊 作 農 刊
忠 王 李 秀 成 印翻全不★權作著有

發 行 人 陳 立 德
歐 陽 予 倩

印 刷 者 上海武進路四五三號
太平洋印刷公司
電話 四六六五六

發行者 桂廣香北上
桂西湖后長昌路
西大安街四七
路道中五七
三一〇二二七
號號號號社

序言

我不會說歷史戲應當怎樣寫，我只能把寫出來的東西向朋友們請教。凡是劇作家，總應當懂得許多方法；可是，當下筆時，如果有許多方法橫亘在胸中，那就決寫不出好戲。題材的性質不同，主觀的意念或企圖不同，處理的方法也就無從拘泥。而且方法與方法相配合，可以變化無窮，這完全要看運用之能否適當。倘若刻舟求劍，範於一格，必遭失敗無疑。所以說，方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我也就無法引用『我怎樣寫甚麼甚麼』那種的例子。

我是個舞台工作者，頗有志於做一個勝任的導演，並不希望做一個作家。所以我寫的劇本，只是「戲」，希望能在台上演，並不是文學作品，不希望人家拿來當小說或當詩讀。

歷史戲也不過是戲，不是歷史，不是傳記，所以要注重戲劇的部份，注重舞台上的效果，要使全部戲劇化。——歷史是以第三者敘述已往的事跡，介紹那一個時代的人物，牠的描寫是間接的，歷史家對於史跡或人物，往往加以注腳、解釋、分析或是批評，這是直接的，而且不受什麼限制。戲劇剛剛相反：戲劇對於事跡，不單是敘述，最要緊的是要將事跡加以剪裁和提煉，然後重新組織，要使事跡在觀眾面前很自然地發展，決不容許留着第三者在敘述，在介紹的痕跡。至於人物，戲劇作家並不以描寫或介紹現代或古代的某人某種人為滿足，他是要把人物創造出來。

，讓他用他的語言動作，一步一步，在觀眾面前介紹出他自己。如果一個劇本，其中的人物一定要經作者加許多的注解然後能令人明白，那儘管是好的文學作品，但決不是好戲。在戲裏頭加許多分析的說明是最不好的。

歷史家處理歷史的事變，他可以尋源究底，搜集許多證據，從頭到尾加以敘述與論斷，所以線索不妨多，而着眼是在事變的全貌。戲劇所處理的只是事變的片段，線索只能有一條，着眼只能注重於一點，在一個片段當中，頗難就擴一切而毫無遺漏，尤其量不過從戲劇的故事進展中鱗鱗爪爪認出那事變的性質。「忠王李秀成」既以忠王為主，意在表彰忠義，而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和其失敗的原因當然隨着說明；太平天國的事跡可以寫成好幾個劇本，每一個當然都成一片段，而有其特點。若求其在一個劇本當中把太平天國革命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意義加以整個的說明是不可能，至少是很難能的。勉強去作，一定會破壞戲劇的成分。歷史戲只求無悖於歷史，與社會科學正確的觀察無甚觸觸，注重的還是戲劇的本身。

依我的愚見，寫歷史戲和現代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前代的社會，因為生產工具和生活方式與現代不同，所以人們的見解和思想也因時代而各異。我們只要能認清那同與不同之點，着筆時便不會有什麼困難。至於如何處理故事，配置人物，那總是差不多的。

前代的事也是人類的事，古人也是和我們同樣的人。看他們怎樣和自然爭鬥；怎樣和猛獸

毒蟲鬥爭；被壓迫者怎樣反抗壓迫者；奴隸們怎樣得到解放；惡勢力怎樣才被消滅；不良的制度怎樣才被改善。在這種種鬥爭當中，有的爲正義犧牲了個人；有的走了錯路；有的兜着圈子胡裏胡塗被消滅了；有的拖着很深的同情與期望而一籌莫展；有的便得到了意外的成功；種種色色，千變萬化。後代的人看了歷史，或者慷慨嘆息，或者奮發興起，或者去惡從善，或者借鑑自新，這所謂歷史的教訓，決不容忽略的。所以歷史戲並不是佈置一個夢境似的迷宮，而是要使觀眾因過去的事跡聯想到目前的情況，這就是所謂「反映現實」。

不過歷史戲到底不能離開歷史；反映現實是有限度的。有時我們不妨拿以前的事來影射現代的某一事，但這不過是一種宣傳或諷刺的手段，並不是歷史戲唯一的任務。歷史戲是要把過去的奮鬥的事跡作現代鬥爭的參考。尤其是要用古人的鬥爭情緒鼓勵現代人的向上。所謂反映現實和影射現實，不過是一部份的作用。——倭寇的劫奪和現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質完全不同，用倭寇作題材寫成的戲，來反映目下的中日戰爭，決不能吻合無間。但是用征倭寇的鬥爭情緒來刺激我們敵愾同仇之心，是很有意義而且有作用的。這就是一例。

擡進歷史的，往往不是成功者而是失敗者。太平天國實爲國民革命奠了最初的基本。太平天國失敗了，兵權都從滿政府移到了漢人手裏，這是最重要的關鍵。

太平天國革命，前半段靠馮雲山蕭朝貴石達開和韋昌碩諸人支持，後半段全靠李秀成支持。陳

玉成會打仗，卻不懂得政治。李秀成既善治軍，又善治民。他公忠體國，又能體貼民情，是一個特出的人才，無怪當他死後，他部下的兵有萬多人聚而自焚，無一降者，而南京蘇州一帶的百姓，甚至於罷市哭奠，後世人展讀太平天國史料，到李秀成的事跡，也沒有不感嘆嘆息，表示崇敬的。

人類的歷史是人類用汗血和眼淚寫成的，成功是由於許多失敗積累而得。我們從成功者所得的教訓，不如從失敗者所得的教訓為多。凡人都是處順境易，處逆境難。有為的青年一定要損得起時代的悲哀。所謂節操，就是一個人在任何艱難困苦中，守住他所信奉的宗旨永遠不變。不論地位的高低，名聲的顯晦，任事的輕重，才能的大小，只要能够為羣為事，始終如一，就值得我們稱贊，值得我們學習。革命者要有殉教的精神，支持民族國家全靠堅強的國民，凡屬兩面三刀，可左可右，投機取巧的分子，非遭唾棄不可。我寫戲奉此以為鵠的。『忠王李秀成』也就是根據這意義寫成的。

這個戲在搜集資料和整理資料的時候頗費了一點事。因為史料分散，還沒有經過有系統的整理的書。於剪裁提煉之際，多了一番周折。動筆之後，因為事務的麻煩太多，屢作屢輟。加之幾個月來，精神不快，這個戲可以說是成於憂煩積悶之中。然而李秀成的人格，的確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李秀成的出身，不過是一個工人，金田起義之初，他居然能冒着太平天國的禁令偷讀經史和

孫子兵法，其識見便有過人處。此後從實際的鬥爭中他學會了許多作戰的技術。轉戰大江南北，立了許多次奇功，就在古來有數的名將當中，他也毫無愧色。他治軍能嚴紀律，明賞罰。對百姓能從安定他們的生活着想，一方面救濟他們的困苦，同時免除重稅，增加他們的生產，這的確不能愧政治家的風度。可是他被奸佞們種種掣肘，朝庭對於他苦戰立功的部下，不加昇賞，對於他的民政措施，又暗中予以不斷的破壞，使他的計劃樣樣都行不通。他立功越大越多，朝庭對他們的猜忌越深越重。他一方面以母親妻子爲質，解釋天王的猜忌，一方面剖心嘔血地以誠摯的情感撫慰他的部下，還要對老百姓說好話，並捐出私財爲國家維繫人心。他以一身擔起外抗強敵，內安百姓的重任，而無時無刻不受着傾軋、埋怨、冤枉和猜忌。危難叢集在他的四週，荊棘佈滿在他脚下。他並不是沒有辦法，沒有計劃；但是，儘管他算無遺策，從後面有許多皇親國戚用種種卑劣的手段，加以阻礙，使他的雄才大略一籌莫展。及至大勢已去，瓦解土崩，雖有善者，亦莫如之何。秀成處在那樣的地位，遭遇着那樣的環境，身上的創傷和心上的創傷，痛苦相煎，而他始終忠貞堅定，絕無動搖。他流着最後一滴血，爲民族史上留着光榮的一页。

我們決不宜盲目地崇拜英雄，但是像李秀成那樣忠勇堅強的人物，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有贊彰的必要。我們可以拿他來鼓勵氣節，作青年門士的模範。我用十分的誠意寫成這個戲，也不過這一點恩仇。我的筆性太拙，筆力太弱，無可諱言，但如果有人以爲沒有加個光明的尾巴就目

爲『失敗主義』，我也不辯。

中國歷代的皇帝，無一個不會殺戮功臣。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不過是一種變相的作法。岳武穆之死是必然的結果。洪秀全雖無過人的才略，他因爲讀過些綱鑑，那一套把戲他却先學會了，楊章不能不死，石達開不能不逃，而李秀成的運命，也就註定了必趨於破滅。李秀成自己未嘗不明白，但當革命受了打擊，太平天國危急的時候，他也無暇顧到這些。而且他既有必死之心，也就置之於不顧。我寫這個戲，對於這種傳統的猜忌，力加指摘。不知今日的觀眾諸君看了那些猜忌的情形，又作何感想？

這篇戲用人似乎太多，戲也略嫌過長，不過，我沒有法子再節短。至於人物個性方面，當然以李秀成爲主。其他許多次要的角色，未及一刻畫，恐怕從旁邊發展太多，會影響骨幹，弄散了全篇的空氣，我是這樣想。

我從來寫戲，很少出版，因爲不敢自信。這回文化供應社把這篇戲印出來，並非說有了自信的把握，不過這劇本荒的時候，聊備一格而已。我平常對於自己的作品，從來不喜加以解釋，無論人家如何看法，爲毀爲譽，我都不管。這回因朋友的催勸，寫了這樣拉拉雜雜的一大篇，這在我也要算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動，但是淺薄地自白一番，以表其求教之意，想來也未爲不可吧。

人物表

程檢點	譚紹洸	童容海	陳坤書	李秀成	賴文洪	陸順德	王有材	孔至德	林福祥	黃文金	洪仁發	李世賢
-----	-----	-----	-----	-----	-----	-----	-----	-----	-----	-----	-----	-----

宋母李妃洪仁玕
洪仁達蒙得恩
莫仕葵成天豫
洪秀全
田順
王三青
蕭孚泗
陳得風
驛丞
侍從官
侍衛

侍 乳 女 鄉 民 雜 潟 清 差 降 伍 卒 親 衡 校
女 母 官 民 衆 民 兵 兵 官 將 卒 長 隨 隊 衡

宮
女

第一幕

第一場 嘉慶

音樂，啓幕。舞台正中立一橫寬約十二尺直高約十尺（脚約二尺）的告示牌，上書安民告示
示文如左：

真天命太平天国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照得江浙地方。

久經妖兵蹂躪。

承

太平天国將士。

特來掃蕩妖氛。

承

兵到勢如破竹。

黑暗在爲光明。

承

各郡望風歸順。

是見百姓忠誠。

承

大家安居樂業。

切勿自擾虛驚。

承

工人努力建造。

農夫及時耕耘。

承

造成國家富庶。

努力共致太平。

承

天軍補錢百萬。

備米數百萬斤。

承

農商免利借貸。

飢民各自安心。

承

上下齊心一德。

肅清奸細歹人。

承

如有偷惰違法。

軍令決不容情。

承

太平天国十一年十二月

日

註：圈用硃圈，「示」字用硃點，日子用硃寫，示尾「信」字處，用硃加寫一章「遷」字於其上。

舉止，便聽見有人大聲曉諭百姓兵士：

真天命太平天國真忠軍師忠王李王爺大獲全勝，二次佔領杭州，寧波紹興以及蘇州常州一帶完全平定，因此全體將士全城百姓準備慶祝勝利，恭請王爺受賀。現在奉了王爺鈞諭，說是江浙一帶雖然得勝，安慶丹陽江西各處淪陷以後，還沒有克復。清妖曾國荃所帶的妖兵也正圍困天京，當這種危急存亡之秋，小小勝利，不必慶祝，王爺憂國憂民，也不願受賀。等到將來妖魔掃盡，我們打到北京去的時候，再行慶祝，也還不遲。王爺命你們軍民人等將預備慶祝的費用，全數拿出，振濟災民，不得違誤。

衆聲
萬歲。

（盛大的音樂，炮聲。）（暗轉，佈告移去，緊接第二場。）

第二場

登場人物：

程檢點

譚紹沈